

集部

徂徠集卷六

宋 石介 撰

雜文

是非辨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於百官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謗矣曰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廷是

之天下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天下天下是非公也朝廷不讐則疾矣去黨與謗棄讐曁疾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在黨與謗懷讐曁疾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惡無一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

判矣自堯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於禿毫枯竹閒況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士不自循劉不禮之退而怨且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兖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為榮非亦不

為辱何懼哉余懼冕旒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為賢有以賢為姦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邪為正有以正為邪亂吾君之聽眩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為姦則龍逄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為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邪則屈原見疎矣以姦為賢則飛廉見進矣以佞為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為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為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

懼故作是非辨

復古制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無冠昏無喪祭同乎禽獸之道也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有冠昏有喪祭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時之亂必將

垂萬代之法故君臣之有禮而不可黷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別而不可離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可僭也飲食之有貴賤而不可過也田土之有多寡而不可奪也宮室之有髙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遷也尊卑之有定而不可改也冠昏之有時而不可失也喪祭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為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易則亂之矣夫禮樂刑政制度難備也久矣始伏羲氏歷於神農黄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有一聖人然後大備矣夫十一聖人思之亦已深矣經之亦已遠矣其巧亦已至矣其智亦已盡矣後人有作乃欲以一時之能逞一時之欲而廢古人之制故君臣相亂父子相賊夫婦相殺男女相害衣服相僭飲食相侈田土相奪宮室相誇師友相叛尊卑相悖冠昏失而喪祭廢於今千有餘年矣而不能止吁且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人爲之制信可以萬世常行而不易也後

世有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更作制後世無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起今之亡而復古之制

明四誅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哉四誅誠首王制也明王制以用四

誅用四誅以靖天下者惟舜周公孔子乎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王制明矣吁王制絶已二千年矣而天下皆干乎四誅無誅之者夫佛老者異端之人也而佛老以異端之教法亂儒者之教法異端之衣服亂儒者之衣服異端之言語亂儒者之言語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皆左道也而有以楊朱墨翟之言進於其君者有以蘇秦張儀之說進於其君者有以韓非商鞅之術進於其

君者有以聲色狗馬之玩進於其君者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辯詐相勝不服先王之德行而奇譎相矜不為孔子之經而淫文浮辭聾瞽天下後生之耳目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誦詩以諷而倡優鄭衛之戲以亂君耳不執藝事以諫而雕麗淫巧之器以蕩君心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脩大中至正之福而記陰陽巫覡卜筮以惑天下之民罪莫大焉而不誅夫天下皆干乎四誅而不誅吾故明之

擊蛇笏銘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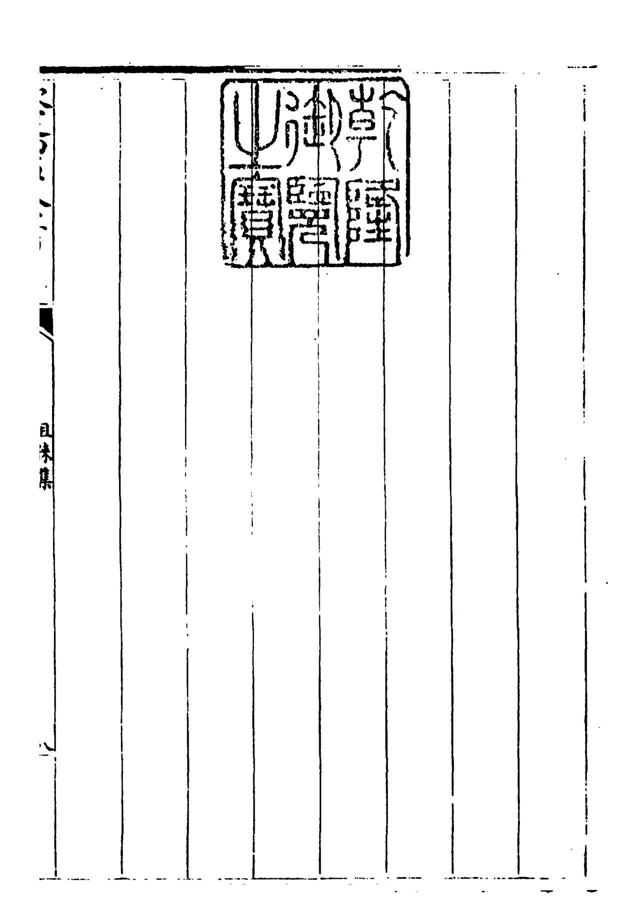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間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内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已

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内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在晉為董狐良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

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
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
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黴聖
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
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
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
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
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

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内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止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徂徠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徂徠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徂徠集卷七

宋 石介 撰

雜文

可嗟貽趙狩

飲食者所以輔性命上古人未飲食故多夭疾殘折而死伏羲作網罟以畋以漁神農教之種黍稷人始知飲食得以不夭死今之嗜為佛者日一食為仙者累年不食日一食者病瘠累年不食者餓死吁可嗟矣自古皆有死而莫不

飲食令不飲食以求長生惑之甚矣且為黄帝乎百五歲而死為少昊乎百歲而死為顓頊乎九十八歲而死為帝嚳乎一百五歲而死為帝堯乎百一十八歲而死為帝舜乎百有十歲而死為禹乎百歲而死為湯乎亦百歲而死為文王乎九十七歲而死為武王乎九十三歲而死為孔子乎七十二歲而死兹十一聖人者聖人之至也猶皆有死彼匹夫乃欲求長生夫命於天地之間無不死松栢固也亦死龜鶴靈也亦死大凡有血氣有性命飛走生植衣服飲食皆死血氣有

多少性命有虧實飛走有倦生植有拔衣服飲食有窮何得不死唯元氣不死元氣大為天地小為日星融為川瀆結為山嶽天猶有時裂地猶有時陷日猶有時虧星猶有時隕川瀆猶有時涸山嶽猶有時崩人乃獨得不死斯實誑予此出於方士怪妄之說後生不知聖人大道愚惑至此趙狩者始受業於魯石介鄆士建中又學於泰山先生三人之道一出於孔氏離孔氏未嘗有一言及之者不知狩得妖誕荒悖之說於誰而亦甘心

樂死求所謂神仙長生之道吾三人嘗力距之距終不去噫狩陷深穽大壑逢吾三人者援之不出狩其命矣乎予故作可嗟以貽之

畫箴貽君豫

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學為文字辭句健跳學為丹青形物徼妙噫作無益而害有益古人所箴不有博奕言其飽食而無所用心禹為聖人又承堯舜之緒足以無為端居猶汲汲惜乎寸陰汝乃佚安嬉戲不務功名之如

前人甘容身於牛蹄之涔吾浪浪而沾襟吁爾有采章與其丹青
草木豈若丹青乃身式昭金玉爾有文藻與其丹青馬牛豈若丹
青爾德勉為騫由聖有周孔次有孟韓孝有曾子忠有
比干清和夷惠德行閔顏周呂伊召其立桓桓蕭張房
杜騫峭直端其人雖死千載如存想其行事英風夏寒
容貌日月德音琅玕爾以筆傳人神徒耳鼻衣冠豈如
心傳聖賢高蹈遠攀爾以手寫蟲鳥徒口喙羽毛豈如
筆寫六經往行前言傳之於墨墨久則昏傳之於心心

久益丹繪之於帛帛裂則殘繪之於身身死不刋女嗜於畫其名日刋女嗜於學其徳日完嗟夫易女嗜畫之心為嗜學之心聖賢何難女聽吾言馨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汚輕紈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周自夷王以下寖衰寖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綿延延不絶如線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

王室益弱諸侯日彊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發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唯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呼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孰二大典以興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人無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對其知王制之本矣惜夫漢武孱弱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為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絶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孟子存而千歧萬徑逐逐競出詭邪淫僻荒唐放誕之說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之者大道破散銷亡睢睢然惟楊墨之歸

而佛老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難然推明洪範周禮春秋孟子之書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則吏部不為少矣余不敢厠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辨易

王績為貟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見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貟苓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矣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

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為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為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

孔子非以僻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孔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員苓者不達易甚矣

尊韓

道始於伏羲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為賢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年矣不生賢人若

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踈祖述吏部而歸尊之其智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髙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為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數百年復有吏部孔子之作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且末句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箋云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成謂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

之以免於害夫紂之虐政亦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邇雖慈父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為父母指文王之言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傳曰春秋愛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雖仕於亂世若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王不遠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康成似未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録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嘗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祐民亦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也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

戴小戴禮之棄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為蠹乎春秋其三傳為蠹乎詩其齊韓毛鄭為蠹乎禮其大戴小戴為蠹乎孔子道其楊墨為蠹乎堯舜道其佛老為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道雕鏤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工偽相衒劘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歸魯名張生

道士張生擲黃冠頂章甫衣服襜如趨吾階升吾堂請吾易其名夫求聖人之道者必自魯始魯周公之所封也孔子之所出也聖人之道盡在魯矣之於魯然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見也今夫人不之於魯而之於秦之於楚之於吳之於越去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嗚呼甚矣亦有之於夷狄者去魯益為遠夫秦楚吳越將復於魯不逾月遂可至焉爾如此其易也吾未見其能復者焉夷

與狄將復於魯窮時卒歲不能至焉爾如此其難也吾今見其能復者焉春秋之義夷狄則夷狄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況能自至於魯者乎吾請以歸魯名張生歸魯所以宗聖人之道也生其勉之

宗儒名孟子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服升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說焉曰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說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

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
願以宗儒名孟生嗚呼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
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
為君子矣

徂徠集卷七

徂徠集卷八

宋 石介 撰

雜文

貴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蓄患聖賢發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蓍之占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噫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

敗家無亡國無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有楚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簒唐高祖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禄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殺虞不從宫之竒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殽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

不從建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舜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祗承湯能用伊尹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召之謀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帝能用子房之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構劉備能用葛亮之謀是以撫有巴蜀文帝能用高熲之謀是以創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於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元升平裴度之謀

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嗟乎

救說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亂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沒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威儀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簒道大壞也楊雄存之七國弊王綱隳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以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管蔡之

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呂之亂則周勃扶之也江左之亂則謝安扶之也武氏之亂則梁公扶之也祿山之亂則汾陽扶之也朱泚之亂則西平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太祖扶之也故道卒不壞天下國家亂卒止古之人有言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亡天下國家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易大過上六滅頂凶無咎以救衰拯弱也大厦將顛一木柱之或得不顛顛顛而不支坐而俟其

顛斯亦為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視其壞亂斯亦不仁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菑害以身當之賢人之分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茍生者歟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无悔且當棟撓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邉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

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崇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魏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宴安無事爾相爾公

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叙閥閲矜材能薦智畧恨爵位之不髙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而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云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可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

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頼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錄微者言

曉皷後諸曹既抱書退公舎岑寂如私庭焉日將曛予中榻坐軒窻下有府吏職執法丁其姓簡其名者袖短

愊急馳而來授於予且曰天子念東南之民鷵羅饉饑涣然散汗漫之澤除其田租以綏民命順氣和聲油然向令然鄉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傭而耕者謂之客戶人歲輸其緡錢數百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鹽錢比民年豐尚不逃饑與寒歲凶穀價髙朝夕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官人幸有位亦嘗聞孳孳有濟蒼生之心豈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介矍然而駭悚然而恭抗聲

大叫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者之所宜思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巖巖坐於堂縣令申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卧使臣諠譁攬轡而馳曾不及是思曾不及是憂爾何人思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逶迤處爾之上亦何施其面目哉予將傳爾言達於上傳曰詢于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有筆硯因書之牘背云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饑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待寒

珠玉不可以療饑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天啟神算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不靖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

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顏也重裔也然無為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居何次豈不曰發蹤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郡賊未除亦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則取蔡之謀已

落於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羣臣皆欲罷兵度獨倡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算已運於掌上矣及至郾城廵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其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掌上得勝

之筭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貞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惟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責素餐

狗當吾戶猫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鸎䳕鷹鷙無功於人而食人之食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也噫無功而食禽獸猶不可彼素餐尸

位將狗猫雞之不若乎

辨謗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㞮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者也鱷魚可

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公排釋老於道末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為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釋

吏部之道由槩而明槩亦可稱為端直良士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槩少則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髙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為黄金術滕意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槩得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已八九年矣介昨日架

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槩則伸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苦甚奉符縣尉李緼仲淵與至之交且通家義甚厚濟至之之困災為借力營救之或以私役之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

也患難相恤緼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

友之道絶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

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

禄焉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

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

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

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

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烏去平生握手把酒叙懽忻

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而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為罪令奉符縣尉李緼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榷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三四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沒於水

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幾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為水害緼於潛交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緼不足為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倘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為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無知禽獸之不為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為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弛負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

之入井也緼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無知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緼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麪未足以觧潛昏墊之災然以令人推之緼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濟夫朋友危患是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籠緼而繩之以

徼文寘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為之禁亦或喻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縕狥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者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為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無君子矣縕為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也縕亦不足深惜惜夫朋友之道遂絶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

毒者滿目曾不聞罪一人緼奉公守法緼特愛民緼有文行緼有節義緼孝以事親緼忠於事上緼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

不得其志天地間茍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黄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黄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黄金術也

徂徠集卷八

徂徠集卷九

宋 石介 撰

雜文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獨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

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鬢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為堯舜在上必不使賢人而至糟糠饑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毀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為羣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饑則茹草先生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之

大道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絶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黄帝莫如堯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要皆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他人道也人道非他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是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戾道矣吁

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者也苟周公孔子之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舜為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父而娶孟子是之大舜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言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

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賢人如先生者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孫城

他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堯舜矣先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歳矣噫先生豈真隠者哉

賢李

予甞謂相國李公賢於孟甞平津孟甞養客三千人平津開東閤自食脱粟飯推以養士然皆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固不若孟甞之多平津之厚然其表山東文人之傑則有賈公踈高公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踈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賔客之

明復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疎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公儀子望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常刑三篇子望有輔弼明對四十卷明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遠矣曰相國固爲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推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薦諸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

非榮相國之姻戚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鬢髮盡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粻明其衰則養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食飲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箕箒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過為一官人妻先生盛德為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為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而能知先生亦庶幾矣先生毋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

宰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卿少傒予寒餓山谷鬚髮皆白乾枯憔悴藜藋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婿予況予道未至於古人即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誰予顧相國不愛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噫相國賢也受一愛女豈為泰相國不賢也一簞食一豆羹先生不受矣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予聞之周公而不見其人故御史中丞孔明之待明復先生至矣以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知兗州高先生道德每見先生夔夔以謹恂恂以懌如執弟子禮然終日談惟堯舜周孔之道不敢及他先生居泰山公兩就見於山作詩親書刻石留於屋壁歲時送衣服有醴薪芻麥稻不闕人言公事君事父盡禮其以師尊先生乎在三之義惟公備焉世之論公 以聖師之公孫履蹈仁義能讜言極諫有王

臣謇謇之風由正言至大夫歴三諫官又待制龍圖閣及爲直學士再爲御史中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天下之論無缺惟以公剛嚴髙亢簡於待士爲少此爲不知公者故明

題鄆州學辟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初罷相知青州爲青立學移魏爲魏立學再罷相知鄆州爲鄆立學兩罷相爲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

不拔以其有本也學為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歟為國家濬源而殖本公之心原也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公在兖州既得請起西鄉謝因泣下數行人或謂公之請老蓋逼乎禮耳非誠然也公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郡士大夫藉藉稱公飲恨而死吁公逮事三朝侍講二后至禮部尚書君臣之分可謂深矣一旦辭去豈能忘情

耶公泣可謂有禮矣彼小人者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飯相樂將去猶踟蹰不忍别或摻裾執袪流涕咨嗟公豈不動心耶而謂公云云何厚誣也公家世為農發憤力學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心居常語人曰吾仕已逾望禮經犬夫七十而致仕吾年及是則請老矣年且六十有九其年果命門人郭稹草疏三通引年告歸其辭激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去詔斷來章公既不得謝亦不欲留又上兩封求守故郡

遂遷工部尚書知兖州雖得偃息外藩公終以違其志不樂至魯之明年夏復命郡人石介作奏兩本公實康寧無疾病期於必得請託以老且病其辭激切過於前疏秋將奏上會國有大災不果上明年春遂請奏入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奪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鄆稹曰孫公累章告老果由衷乎稹對以平生無妄語此之所陳可謂誠慤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此美事天子以下不能奪東平又賛之公故得謝

公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喜動顔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顧謂賓友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幸得歸矣本末如此明著固可以取信於人矣而云云謂公不足而死何厚誣也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為世醇儒為國碩輔當祥符間上書十不可請停西祀在河陽飛疏乞斬朱能焚天書真宗方崇大老敎迎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武帝為戒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

引先朝倖臣輩作妖言造竒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有書哉公之道如是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道非以利禄小人貪寵榮溺富貴皆常情也乃以已度人紛紛然謗公予懼謗者日勝而天下或疑為公作釋疑

孫少傅致政小録

太子少傅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從觀於路公馬上色自得甚三日宴郡寮於私第樂中闋起飲茶於致政堂出真宗御製詩工飛白書客觀拜舞復坐公

顧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留通判張駕部舜

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致政堂中潔罍滌斝别

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款曲仍顧介諷易離卦九三爻

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

之嗟酒數行公親舉雅令張和諸孫皆立後亦令繼之

爊夕罷明日乘小駟從諸孫遊觀北園笑語衎衎復終

日即徧召故人鄰里散金帛皆厭其意有宿負不還悉

復其券月餘公感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後憂諸經傳中吾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避暑居西廳一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家人總至公曰今五月二十日也辰在巳明日當是時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上五字公之辭也　明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啟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之知命也復命瑜曰明日吾易簀之際勿令婦人至吾所惟爾與諸孫侍因復慨然曰所貴不死於婦人之手上九字公之辭也　又呼其壻范曙謂曰不

意便至於此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上二十二字公之辭也又命瑜曰請石介草遺表俱叙平生感遇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治命故瑜遷殿丞制云覽遺奏之盡忠故推恩而及嗣此梗槩也餘在國史

兵制

夫萬物皆有制不得其制則反為害也周之制失在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疆唐之制失在將怙國家之制失在兵驕何以言之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

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大其域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臣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功臣王子弟猶以周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乃數千里少者亦三四十縣漢之諸將恃彊而多反亦非諸侯之罪也失在高祖也開元無事日久明皇好拓疆寓寵倖邊臣寵高而心汰故禄山叛自禄山叛天下兵革連年不戢肅宗代宗無長策遠馭不

能以法律繩之反用姑息寛貸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罪也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國家自太祖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郵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有加焉謂國家無事而益貴我無功多賞我豈非懼我乎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周漢諸侯之彊且大唐之將怙吾不復言之也國家之

兵驕不為用如何使之不驕而且為用使之不驕而且為用急治之恐背我矣持日以久使之不知也持日以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日又久使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為用也然則如何為之而可也無他道也慎擇主帥不時無功勿賚焉苟有猖獗叫呼搖動朝廷者盡孥戮之俾望之心息而覬覦之路絕有驕者則鋤之自不敢驕矣無如明道半年四肆赦而寬縱之務商姑息而愈驕前年聞府州相賊殺去年聞魏害官吏今聞單父

火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養説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清其原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於教也有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足於德而已矣易之頤曰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厚而養從自養

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敦其薄故養厚焉而養之意深矣

記永康軍老人說

永康老人為予說令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祥符中為永康判官受職之三日當躬謁諸祠輒遺去吾先聖且言先聖不在永康祀典從來舊矣公則首詣之至其廟庭誠湫隘蕪穢很為邑人任惟翰從王中康請取其祠內地將作居舍公親移文責其有司其移文曰國

家覃敷文治欽奉聖師故曲阜舊堂近歲親臨於詒蹕成均行禮每年咸命於上公昨奉睿謨别加徽號是以申明列郡祇肅嚴祠潔牲牢玉帛之羞制籩豆簠簋之器當今廟貌雖設堂廡猶卑顧兹庭檐亦甚湫隘將欲增修廊廡敞闢閈閎必使人序有倫繪素無闕俾游夏之外攝齊盡列於師門服鄭之徒配享咸遵於祀典則有内通函丈之地外連數仞之墻當仲由鼓瑟之門為封人請見之所儻容占侵俾出租課有傷善教之宏不

便上下之體遂復度其地廣其廟高明顯敞使蜀人知有聖人蜀人生西偏不得天地中正之氣多信鬼巫妖誕之說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謹春秋常祀供設之盛所用萬計則皆取編户人也然官為之聚斂蓋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過於急征暴斂公曰聰明正直之謂神彼果能神則是既聰明且正直也豈有聰明正直之神推剥萬靈之膏血以為已奉哉果不能神又何祀焉遂止之永康舊無井賴而食之者導江而已冬則江水

凍涸人去永康城二十里就有水而取資焉其難也如此人以是飲食不時或生疾多死亦無以肥馬牛畜雞犬城中苟火發焚公帑害儲粟如焦丘滅都何方得一勺水灑之永康尤以此為患公亦患之默思所以導水利有魚鼊山俯永康城山下出泉進則困險退則閡山未知所適公徒步登山親視之周覽經時得其術引入永康城水於是足用民於是不乏愈汲愈生取之無竭當魚鼊山朽泉絶源水之利常歇不意至於千萬世

而無窮休也岷沱與馬綺江合則成都與蜀江郡十三縣皆被害時未相合者尋丈之地爾公獨危之於是謀防之功未就公遭逐去公雖非罪逐去曾不自理猶以為成都與蜀郡十三縣於公家之事為不了後倅成都卒就其功成都與蜀郡十三縣遂無虞矣永康西與蕃夷接四海一統夷夏相通蕃人之趨永康市門日千數又道出西山鬱盤峻極上見青天下臨深淵夷夏同苦之則為開西山之路一旦嶢巖險絶削為砥路往來行

李安如坦途夷夏同受其福永康在國之西陲既僻且陋去聲教甚遠其民不知有法度禁令之設大姦酋猾及豪强兼并之家任其制服奴使奪其土疆暴其妻妾莫敢與争亦不知有理所公治數月威德大布彊宗不復凌弱暴怯民或有跳出山谷中敢直入衙門趨廳前號寃哭枉者自是豪人斂跡民得所養導江令出一人死罪入一人死罪公收入獄劾得其情本路轉運使李士衡庇導江令為極力救之公不許卒正其罪國家嘗大

酺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蓋官以峻刑急責而強取其利頃嘗有輸家既匱無以供上苛吏逼之至鬻愛女以償者及是復酺公先言屠人出公帑錢平易之是年屠人樂輸公初出帑中錢也有司執之以為不可公斥去獨行後朝廷亦不問公來成都吏請於公願聞其説公曰國家大酺布德澤流愷樂於萬民反苦民以取充非聖君之意也拜服而去永康向五十斤向時官給二十五公給五十故人樂輸

永康舊無城壘歲修鹿角寨吏緣為姦民如被

盜且多火災公到自署訪問民間利弊一切倉廩營舍悉使樹楊如櫛比焉樹長枝葉相蔽一以禦火一以為塞故永康至今賴之寒食所司科民具秋千公科民砍官山木為之一日公出城見雙樹俱髙五六十尺其枝幹修直甚可愛公賞之移時徐有叟拜於樹下且曰此樹年年為人擇為秋千木老夫則以數十緡錢贖之計已輸錢百餘緡矣獨今年獲免公忤李士衡旨誣以不練事邊人不安逐去公既去本路轉運使與提點刑獄

相次按俗至永康有蕃人數千跳出市中持馬轡不得行且大呼曰我劉父何處去也還我劉父則已勉慰之方肯去本路具以開公事得洗舊是蕃人歲來永康市馬永康人輒欺之公到待之以信復為開西山路故蕃人懷之云老人語未既淚垂垂下魯國石介聞是説起而舞曰夫嚴先配廟尊聖人也斥灌口祠禁淫祀也鑿山通井設防欄江利萬世也去猾姦勇也綏鰥獨義也辨枉獄明也拒豪勢强也安屠人息秋千樹楊開路可謂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噫蕃人性獷猂難服頑梗不化公能懷之公之道用於天下宜更何如也永康之政老人之説不敢墜他日送於史官是説請書循吏傳首

趙延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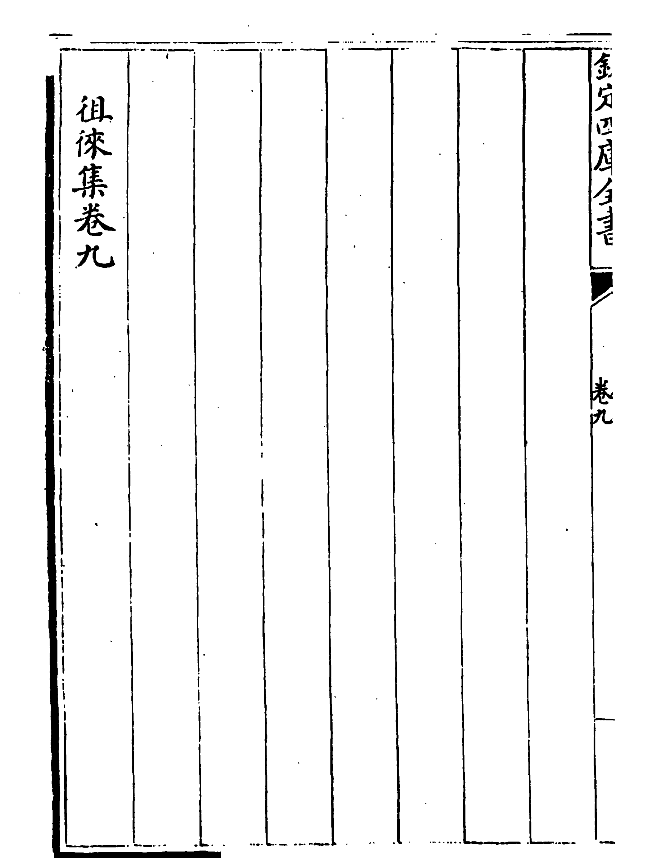
今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常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内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怙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

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壟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時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舍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婚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朱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

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娓謝曰吾不及汝吾被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交舍人之孙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不及汝逺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于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

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曾有顔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使執燭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賢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内外及朋友孤子若而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意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曾賢者吏部

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顔
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
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毋愧於延嗣哉
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勵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徂徠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徂徠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徂徠集卷十

宋 石介 撰

論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

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

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湯不見桀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

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畢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

成敗之故名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聖神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禹湯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萬世實若能遠舉皇帝之道致於人君

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傳於後世以髙皇帝之材而不能行之乎竊歎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畧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世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髙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死曹叅代之叅以爲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寛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叅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髙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倦

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成法式爲已大備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旣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貫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令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有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紂之後也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

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雖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焉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

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強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鬬用乎封建以域之鄉射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

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曁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故鼎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

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強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嬪侍外眺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

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𢎞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内也天地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

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毛衣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察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外裔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内是亂

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茍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國不為中國矣開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曰聃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

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肯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游則升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樂從我游則長生矣否則夭死且又有為耒耜以使人農也為詩書以使人士也為器材以使人工也為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待養賓師以須乎奉縗麻喪泣之制使

人為哀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為孝爾之勞也如是我皆無是之苦於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與之抗禮無凡以事也無長以從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束也無帶以繩也無縗麻喪泣以為哀也無禋祀祭享以為孝也中國所為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佛老者幾人或曰如此將為之奈

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

徂徠集卷十

徂徠集卷十一

宋　石介　撰

論

季札論

夫殭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

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啟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頃堯舜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為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為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弒其君者故

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以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為孝覆絶其先人之祀則為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絶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殺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為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

非苟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也且非夷齊則後世弑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殺父繼踵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為孝孝之末也全一國以為仁仁之小矣與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世篡弑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知之也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吕論

人稱之曰伊吕以其道相近心相合功相同也余以爲伊吕之功則同其道與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於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國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與其國之不亡使禹不泯祀者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於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若吕望之

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於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隊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於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絶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

伊尹之道萬分之一紂有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為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憂勤非損壽論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余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以損壽非延年也若曰憂勤損壽則自堯舜禹湯皆憂且勤四凶在朝丹朱不肖堯不憂乎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欽若昊

天歷象日月星辰分命羲和平秩四時堯不勤乎堯壽一百二十歲矣父頑母嚚象傲舜不憂乎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愼徽五典時叙百揆考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巡四嶽舜不勤乎舜壽一百有一十歲矣洪水九年父鯀殛死禹不憂乎乘四載隨山刋木櫛風沐雨勞身焦思啟呱呱而泣過門不入禹不勤乎禹壽百歲夏桀敷虐萬方罹其荼毒湯不憂乎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自葛凡十一征而天下服既即位旱七年則剪

亦以為犧牲湯不勤乎湯壽百歲周公作無逸亦曰中宗高宗祖甲不敢荒寧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是知憂勤延年安樂損壽明矣康成以為文王以憂勤損壽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為損壽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

命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紂以生萬民以啟天下天下有一夫横行武王則羞為安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心憂乎天下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無自入也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無自入則性情安而血氣盈性情安血氣盈則壽命固矣樂在乎一身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有自入矣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入則性情亂而血氣耗性情亂血氣耗則壽命夭矣嗚呼如

康成之言其害深矣後世人君以為安樂延年也則盤於遊畋耽於逸樂湎於酒淫於色連宵奏鐘鼓日宴不視朝曰安樂可以延年以為憂勤損壽也則怠於庶政弛於萬幾天下將亂而不之憂生民甚苦而不之顧朝廷隳壞而不之省宗社覆亡而不之慮曰憂勤懼其損壽東漢而下至於魏晉梁隋唐五代其人君皆耽於逸樂荒於酒色敗德失度傾國喪家壽命不長享國不永者康成之罪也康成之言其害深矣

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而踐阼孜孜政道有意貞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如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

處茲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為臯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本有堯舜之資伊尹魏文公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履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為堯舜矣若以帝王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王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巳之才以致於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巳之道竭巳之才以致於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

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為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啟之君既能為開元之政也則以貞觀之政啟之君既能為貞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啟之君既能為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啟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啟之然後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為盛乎直指大和之間謂之太平可嗟矣夫唐自天寶以

後藩臣倔强不順中官驕悖撓權至文宗承穆宗敬宗之後屢長慶寶歷之亂四海奢弊彜倫攸斁萬幾曠庶政不緝當是時中官王守澄用事僉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復陷於蠻而又姦黨横行申錫遭構興元兵亂李濟被害疾疫相仍民罹夭殤水旱仍臻年歲凶歉而僧孺謂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不亦面欺其君乎復且怨君責成於已輒旬日三上章求退其

悖亦甚矣大臣之禮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大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傅說乎曰周公

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伊尹傅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

周公之不如舜禹益與伊尹傅説所相君所逢時異也
孰謂周公之德不及耶噫予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
成王嘗刻桐葉以為珪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
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為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
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教乎敢惑亂不道
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
以為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
人以小弱弟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王爵論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禄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擬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貪亂也三代天子稱王已夏曰禹王商曰湯王周曰武王成王康王西伯猶追謚為文王三代諸侯無稱王者崇親勲强根本莫大於周公也太公也皆不封王晉鄭曹衛陳蔡七十餘國其爵公侯伯子男而已亦無稱王者周衰諸侯驕侈吳與楚始僭而稱王然為聖人

夷之稱曰人稱曰子亦不稱為王周益下削諸侯皆自稱為王斯蓋衰微之世臣强君弱竊號為王也漢興懲亡秦之弊喪三代之制高祖初王而自稱曰皇帝功臣子弟或封為王故有齊王有吳王有楚王有韓王有梁王有荆王有代王有燕王有淮南王有膠東王有膠西王有濟南王有菑川王有衡山王皆稱王者之號行王者之禮衣服制度非典宮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之心生而貪亂之志萌故吳楚七國連兵稱反韓彭盧相繼

叛亂大者族小者誅功臣子弟罕有全者由亡古之制也由上誘之為亂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爵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小人乘王者之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後世宗室相殺伐諸侯爭亂不能勝止可哀也

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

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違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號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己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

天下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明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

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獨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隆而無窮矣

水旱責三公論

漢以水旱責三公後世論者兩出一以為三公燮理陰

陽之官也責是一以爲水旱繫乎君不當責三公予謂二者皆有偏也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夫君者天下之治無不統主其大者天地陰陽也在堯則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在舜則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人君統治天地陰陽者也三公佐人君以燮理天地陰陽之道與政通政道序則陰陽之道序政道忒則陰陽之道忒天地陰陽序而風雨時天地陰陽忒而風雨不時若然三公與君同體也政道得風雨時君三公同享其

利政道失風雨差君三公同當其責以水旱責三公不專於三公也天譴於君君惟當惕懼脩德改行厲善以答天譴君責三公則有罷免者若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官不能逃其責也彼責專三公三公佐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佐者且得罪君可坐視灾譴晏然安樂曰彼三公之責也吾何與焉是引君於荒且怠矣彼責專於君三公佐君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君則惕懼不敢安寧三公乃申申廟堂飽食宴坐曰彼君之責也我何

與焉是接臣於驕且慢矣荒與怠政疵癘也驕與慢國

殃灾也若是水旱君則罪己三公則免予之説長

徂徠集卷十一